

探索纯文学的另一种可能 当出版社开起自营咖啡店

□□

近些年来，随着参观博物馆成为大众文化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博物馆开发出精彩纷呈的文创产品，深受人们喜爱。与此同时，在媒介融合速度不断加快的当下，传统出版机构也在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寻找将自身发展与时代潮流融合的好方法，努力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立足于不败之地。

比如有着“文学出版国家队”之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开起了自营咖啡店，利用自身的文学出版优势，做起了“人文之宝”文创盲盒。6月25日晚，人文社还找来知名主持人陈鲁豫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授文铮在店内开直播，畅谈“文学加咖啡”文化，在网上引发不小的关注度。3个小时的直播，仅在人文社官方微博和微信视频号就吸引了超过50万人观看，#咖啡馆如何影响了世界文学# #朝花夕拾文创咖啡供销社开业啦#等相关话题阅读量过百万。



知名主持人陈鲁豫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授文铮直播畅谈“文学加咖啡”文化。

用陀氏手稿玻璃杯 喝“威尼斯商人”海盐拿铁

咖啡馆位于北京朝阳门内大街。青灰色的石砖衬着白色的招牌，招牌上“朝花夕拾”四个深红色花体字透着文雅气息，朝东的茶色玻璃门窗映着太阳。面积不大，却很有文学味儿。经典的美式咖啡被命名为“老人与海”。

美式咖啡极简的配方，与海明威朴实、直白的语言风格不谋而合，还有定名“威尼斯商人”的海盐拿铁，名为“神曲目录”的espresso……或许顾客点单的瞬间也收获了与中外文豪和经典名著的共鸣，这正是文学爱好者们灵光相撞的瞬间。

在咖啡馆里，可以看到人文社开发的“三国水浒卡”等卡牌产品，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玻璃杯、“神话中国：山海经”图书文创礼盒、“千

古一梦绘红楼”文创礼盒为代表的多款热门文创产品。

据人文社副总编辑肖丽媛介绍，人文社的文创部成立于2019年4月，团队从2人到7人，历经1180天，研发文创产品566种，销售18万余件，累计销售额近2900万元。咖啡馆是在文创产品线上的又一次尝试，“未来要将这里打造成为当代文学家、艺术家与广大读者、文学爱好者的交流地。人文社的编读往来传统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早年的书信往来，到存续几十年的“读者服务部”，再到互联网时代的电子通信，朝花夕拾·文创咖啡供销社是人文社探索与读者沟通的新形式，也是打造精品文创产品、丰富文学传播方式的新尝试。”肖丽媛说。

为何是咖啡店？咖啡与文学关系密切

国内外有很多与文学结缘的咖啡馆，比如有两百多年历史，歌德、安徒生、波德莱尔、拜伦、易卜生等文豪都曾到访的罗马古希腊咖啡馆，波伏瓦、萨特等文学巨匠青睐的巴黎某咖啡馆，因普希金而闻名于世的圣彼得堡文学咖啡馆，鲍勃·迪伦创作《答案在风中飘荡》的纽约某咖啡俱乐部，三毛、白先勇等人经常光顾的台北明星咖啡馆，鲁迅、丁玲、夏衍、田汉等作家常去的上海公啡咖啡馆等等。

主持人陈鲁豫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在直播中她漫谈咖啡文化与文豪、与文学作品的故事。谈到巴尔扎克，陈鲁豫分享“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句话其实找不到可靠的出处，最初很有可能来源于有关奥地利作家彼得·阿尔滕伯格的相关评价“他不是

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对于“朝花夕拾”这间小店，人文社文创部负责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营的咖啡店很有文学味儿。

邱芮表达了这样的愿景：力图以饮品的形式呈现更多的文学内核，让文学与咖啡发生反应，让文学走出纸本与电子屏幕，真正走向现实，走进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认为，作为国家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版行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创新，更会成为一种趋势。

随着信息介质的不断演化，融合出版、跨界出版，乃至“泛出版”概念，正在出版业悄然兴起。在纯文学不太可能成为出圈的大众话题的情况下，将文学的因子，通过新的媒介融入现实生活当中，或许是一个好方法。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生于七十年代》： 每一片叶子都有故事

“最平凡的才最吸引人，最真实的才最感动人。因为那是我们共有的经历，共有的心情。在芸芸众生中，每一片叶子都有每一片叶子的故事，每一片叶子都可以闪烁一片叶子的风景。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永生。”广东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生于七十年代》，讲述了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主人公朱小奇的成长经历。全书以朱小奇有关医药的学术推广研究为主线，穿插叙述了主人公的初恋及校园青春生活。

作者通过对朱小奇在职场、家庭、生活等场景和相关情节的描述，为读者展示了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困惑、对未来的迷茫与焦虑、在生活中不断迷失又不

断寻找新方向的成长历程，传达了作者对生活、职场、婚姻等方面的感受。

这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主人公看似平淡无奇、顺理成章的生活背后，充满了内心的纠结与挣扎。从未真正投入而又被时代推着向前，似乎别无选择的求学；像肥皂泡一样美丽易碎的初恋；始终不知道爱与不爱的婚姻；纷争的职场。恍然间，发现已离初心渐行渐远……

晃悠悠的生活状态下，主人公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世俗中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在失去自我的迷茫中与惰性斗争，探索着人生走向。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行动与性格的冲突，以及直击内心深处的思维追问贯穿全书。

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

《单数社会》 聚焦数字时代单身现象

根据某市场研究机构报告，全球独居生活人数从1996年的1.53亿人上升到了2011年的2.77亿人。这样的一人户家庭增多的现象，被一些研究者概括为“单数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2022年6月，由企业管理出版社推出的《单数社会》，利用媒体与学术机构所做的调查、试验、访谈以及研究数据，来解剖爱情与婚姻的观念变化，分析了“单数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心理因素等，并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试图勾勒出单身生活图景背后的种种因素。

作者聚焦数字时代下的单身现象、亲密关系和日常生活，所讨论的如空巢青年、单身经济、中年危机等话题，无一不是当下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社会热点。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数据，并对全球范围内的“单数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单数社会”首先着眼的是这样一类群体：他们独自生活。你无法用年龄去界定他们，他们可能正值妙龄，也可能垂垂老矣；你无法用行业的刻板印象去猜测他们，他们广泛地存在于各行各业；你也无法用地域去筛查，她们或许是穿梭在北上广写字楼间里的大龄优质女，也可能是生活在小县城的普通青年；他们未必是一贯的独身主义者，但现实中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人在度过。他们一个人挤地铁去上班、一个人边刷手机边吃饭、一个人去健身房、一个人去医院。商业世界最早感知到这一变化。餐厅里越来越多的



《单数社会》

小卡座代替了大圆桌，小份菜半份菜开始流行；互联网可以解决朋友圈大小的问题，但对于促成以结婚为目的的约会，依然束手无策；“猫狗双全”成为年轻一代的人生理想，萌宠经济甚嚣尘上；微软小冰变得越来越“皮”，仿佛你的异地恋人……

在作者波波夫看来，“单数社会”所处的一个大背景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对于一代人的观念、行为的影响之深远也超乎想象。在书中“触网：数字化解构之力”部分，作者分析了数字化技术对传统观念的消解和重构，特别是从短视频、社交网络到游戏为当代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陪伴功能，低成本、貌似欢愉地打发时间变成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目的在于探讨结婚好还是单身好。这一问题，任何人都很难拿出普适的解决方案。但书中细致的分析，却可以为读者思考单身生活对个人、商业、社会带来的影响提供诸多有益的启发。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郑好

